

狂 飈 叢 書

高 老 師

高 歌 作

上 海

光 華 書 局 印 行

1928

狂飈叢書第三

第五種

高 老 師

高 歌 作

上 海

光 華 書 局 印 行

1928

1158

高 老 師

高 歌 高 老 師

實 價 大 洋 四 角

一九二八年二月出版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初夏一天的下午三點半鐘，一個學校——我已經忘記牠的名字了，即便知道又有什麼關係呢——的鈴子，照例噹，噹，噹，響了三下，從第十一教室裏走出一個青年，他穿着一身褪色的白學生制服，並且顯示着學生的形態，在他那塗滿粉筆的手裏，捏着兩本帶有白粉的書，而書的皮面已經磨掉了；所以我們沒有法子去知道他究竟捏着的是什麼書；而且他走得也太快了。

他的身材，是屬於短小一類的，而他的姿態可是十分粗壯。

在他的後面，有許多不同的臉子，籍着在那比他高的或比他低的頭上，蠕動着跟着他從教室裏蠕動了出來。

他的步伐很大，表現的像是要丟掉那在他後面蠕動着的頭似的。

他站住了，當他走到大門上的時候；這個使他生

氣，然而他只得服從那已經站着那裏的差人模樣的人的命令，而在他拿着的簿子上不知畫了些什麼。

他走到學校附近他的朋友那裏，而他的朋友並不在家，他想等他，而又不想等他，終於他燃着一枝紙煙，插在嘴裏，依舊走他的路子。

他走着在那太陽直射着的街上，或者是太陽在追趕他的罷，使他的步子越走越大，而且越快，他的頭上流汗了，但是他並不理這些，或者他還沒有覺察出來。

一直等到汗水從嘴唇縫鑽進到嘴裏的時候，他的嘴唇向外翻着，而他的手也不過擡起在臉上摸了二下。

等到他走回他的住處的時候，已經是五點欠十五分了。

他一走進他的房裏，便十分用力的把他那兩本掉皮的書擲在棹上，而且現出厭惡牠們的樣子。

他憎惡他的工作。

這種工作對於他是如何苦惱，如何殘酷，只要看看他近來的面容或聽聽他的說話就都知道了。

他厭惡他這種工作，這種只是耗費他的精力和時間的工作。

他整天都忙着在這種他所厭惡的工作上，而他所得到的，不過是每月的五十元大洋——而他也只能夠

得到五十元大洋呵。

他厭惡大洋，比厭惡他的工作還要厲害，因為要不是大洋，他絕對不會做這樣的工作。但是，他又不是爲了他自己，他自己不需要錢，而爲的是需要錢的人呵。

他知道大洋是吞食他的惡魔，他的血液和肌肉一天天的減少了，就是明證。

他知道，他真確的知道，這惡魔——大洋——只會吞食，而且無時不在吞食，他的過去，他的現在，都是這樣的被吞食下去和正在吞食着呢。

他想到他的將來，他便十分忿怒的哭了，他的臉上，呈現出黃瘦的，白瘦的，青瘦的顏色來——然而他不能夠踢掉他的工作。

他知道，他真確的知道，這種妨礙而且殘害他的生命的工作，他終久會踢掉，終久得踢掉——然而，他現在不能夠。

他看得他自己極其重大而又極其渺小。

他忍耐着，忍耐着，做他的工作，如一條牛，雖然他知道他不能夠長久做下去。

他燃着一枝紙烟，十分用力的吸着。

他的眼皮向上抽了幾下，眼球放射出平淡的光澤，穿過繚繞着的雲烟而釘着在牆壁上貼着的微倦的少女

的圖畫上了。

他覺着有點疲乏了，是由苦悶得到的疲乏。

他常常這樣想，在疲乏的時候，能夠躺在躺椅上，這是如何欣慰，如何喜悅呵。但是他不能夠替他自己安置一隻躺椅，所以他疲乏於坐或站了，而他還得蘇息在坐和站中。這個正如他生活在他所厭惡的生活裏一樣。

他覺着他的皮膚裏發着燒，眼腔有點空洞，而他的周圍似乎要動搖了。

漸漸的，漸漸的，四周都動搖起來了。

於是他閉住他的眼睛，咽下他那乾枯的口腔分泌出來的僅有的唾液。

但是，他的腦袋也微微的昏暈起來，而他的身體也在動搖了。

他的胳膊架着在棹子的邊上，而他的頭傾下去枕住了他的胳膊，他不能夠再有什麼思索或行爲了。

這樣——他蜷伏着，蜷伏着，經過很長很長的時間。

一個孩子來了，是一個黃瘦而黝黑着臉皮，頭上頂着土鏽的長髮孩子。

孩子的手，污膩得厲害，而這污膩的手裏捧着一個白地黑花的大碗，裏面盛着的是半斤或者十兩白麵條

子，上面還洒着一點點死青色的青菜。

孩子走進來，把碗擱着在棹子上，略歪他的頭，嘴角上現出驚奇而又納悶的肉跳；他想叫而不敢叫，不叫而又不能不叫；這樣，他的眉眼的中間，結起一個堅硬的綳摺的朥膊。

他站着，看着；他發呆了。

“先生，你的飯來了。……飯來了……先生！……”
孩子忍不住了。

他應着這樣重複的聲音，頭慢壓壓的擡了起來，眼睛大張着，一種感激而鄙棄的微笑在他那朝着壁立着的孩子的面孔上由深處流露出來，那孩子心滿意足的，再用他那陷落在窟窿中的眼球仔細看了一下。

“先生，你的飯……先生……”孩子說着而走了。

他用他那凶惡而略透着仁慈的眼光，看着退出去的孩子，而他發現了他窮苦境遇的過去和悲殘命運的將臨；他的鼻孔發着酸，眼睛發着冷，一直等到那孩子從他的視線中消滅了。

他極其迅速的轉回他的頭來，但是他沒有力量把那孩子趕出在他的想像以外。

他似乎在想什麼了又似乎什麼都沒有想。

“這是一件討厭的事情呵！”他禁不住叫了。

他看着，連他都不知道他在看什麼，他發呆，如同剛才走出去的孩子。

他看着，呆着；他並不動。

“吃飯！討厭！爲什麼要吃飯呢！”他惡恨恨的說。

他的頭轉了一個方向，其餘的呢，都死死的沒有動。

“還有再討厭的事麼！真不知道爲什麼要吃飯！”他又惡恨恨的說。

他呆着，看着；他想着剛才走出去的孩子。

趕到他注意到面前攔着的那碗飯的時候，他在碗的邊緣上，發見了最普遍，最刺人而又最惡心的顯有指紋的黑跡，和夾着在污膩的味道中焦糊了的氣息。在這些中間，他看見一切腥透了的血質和酸極了的汗滴……

……

而且生命在殘殺着，靈魂在朽死着……

而且一切在擁擠中的死……

而且一切在踐踏中的生……

“嚇！吃麼！這是吃的麼！……

“那是什麼！……吃！……吃！……什麼！……

“呵呀！汗！……血！……跳動了！……

“一碗！滿溢溢的……汗呀！……血……

“瞧！……滾了！……沸了！……滾！……

“瞧！聽呀！脰都都的……叫！聽！……

“哼！你！……汗呀血！……你掙扎着……你……
滾！……

“幹麼！……威嚇麼！……我！……

“威嚇麼……我……不……住的……

“你！……嘿哼！……傻瓜！……我麼！……

“嘿哼！……去！……去！……去……你媽……戾！
……”

他說着，把那攔着在棹子上的碗從窗口摔了出去。

‘拍查’——碗擊着地面在叫了。

他掀起一枝紙烟來插着在他自己的嘴唇縫裏，點
燃了牠，十分用力的抽着。

他顯示他那破壞一切，而且戰勝一切的勇氣。

他坐着在一條板凳上，沉沉的，像是一塊石頭。

他，不住的，拿他那熏焦了的手指取下紙烟來磕去
牠的灰，再插進在他的嘴唇縫裏。

他的肚子裏，裝滿了憤激和氣忿，癰成一個氣球的
樣子。

他的血管裏，忿恨在燃燒起火來，青紫的顏色，透
出在皮膚的外面。

他的眼睛，發着紅光，亮紅的，死紅的，紅紅的紅光。

他的腦殼，好像是壓制着正待要爆發的火山的
地皮一樣的緊張而抽縮，緊張而抽縮，緊張而抽縮。

而他的氣息，喘得如同一條老牛。

他捏緊了他自己的拳頭，他想得擊，並且想在這一
擊之下，搗毀一切，搗毀現在和未來的一切。他捏着，
捏着，而他笑了。

“這是一顆——

多麼博大而且仁慈的拳頭呵！

一切建築着在——

一切生活着在——

博大——

而且仁慈的拳頭呵！

呵！朋友！

我的拳頭！

你——

創造——不就是人們的毀滅麼！

人們——

毀滅了——不就是宇宙間永久的創造麼！

呵！——你的！

創造！——毀滅！

我的朋友——拳頭呵！

呵！——你麼！

你——

多麼博大而且仁慈！

而且——

多麼博大而且仁慈呵！

你——

創造了——一切！

你——

毀滅了——一切！

呵！

拳頭——我的朋友！

你的創造呵！

——毀滅！

你的毀滅呵！

——創造！

呵！哈哈！

朋友——拳頭！”

他笑着，想着，而且想着。

紙烟又在他的嘴唇縫裏燃燒起來了，還是他那焦黃的手指，不住的，挾下牠來，磕掉灰，再插到他的嘴唇

縫裏。

他是十分喜歡而且愛好紙烟，他不能夠離開牠，如同他的生命不能夠離開火一樣。

在他寂寞，疲倦，困頓和苦悶的時候，紙烟的煙會鑽進在他的筋肉和血液的深深的底裏，撩撥，煽動，使得恢復，進長，增加牠們的突進，碰衝的力量。所以他抽煙，而且抽煙。

煙給與他的，正如酒給與他的一樣；這些燃燒他的生命的，燃燒着，燃燒着，燃燒得他的生命達到最高最高的高峯。

這些尖銳的刺擊而又是毒辣的興奮呵。

當他又點燃了一枝紙煙的時候，他想得讀書，讀他所最愛讀的書——然而，他是這樣的，他喜悅的東西，同時就是他所厭惡的東西；他愛好的東西，同時也就是他所憎恨的東西。他愛他自己，而他又恨他自己；他愛一切，而他又恨一切。

這是屬於什麼的一種感情呢？

這樣，他愛而又憎，憎而又愛，這是他的兩種不同的而又是同一時間的心的現像。

他覺着，愛就是憎，憎就是愛。

並且，他知道，愛和憎永久衝突着，在他的心裏，在

一切的心裏；他生活着在愛憎的衝突中，而一切都生活着在愛憎的衝突中。

他想得讀書，讀他所最愛讀的書，然而什麼是他所愛讀的書呢？這個誰又能知道呢！

他想——而且想。

“什麼是我所愛讀的書呢？愛讀而且最愛讀？

愛麼！最愛麼！僅只這樣牠們就光顧我來的麼！

那末，我讀什麼書呢？什麼書呢！

我所有的麼！我早已把牠們都重熟而且讀爛了！

閉上我的眼睛，只一摸，我都能摸得出牠們是屬於那一本而給牠們以牠們的名字。

這些，我所有的，不都是故紙堆麼！

故紙！我要葬送你！葬送你呵！火裏！

故紙！呵！火！故紙的墳墓呵！

然而，世間曾有不屬於故紙的書麼！書不就都是故紙麼！

呵！墳墓！故紙的墳墓！火！火！火！

火！你燃燒起來呵！你何不燃燒起來呢？

燃燒！燃燒！火呵！灰化了故紙，讓牠們消滅了罷！

呵！你未曾見面的書呵！你！你，你也是故紙呀！

我已經給你找到了墳墓了！火！火！火！

火！火！火！火不在燃燒着麼！火！

已經燃燒着了！正在燃燒着呢！

瞧呵！那沖天的！那遍地的！火！瞧！

燃毀一切的！火！火！火！

火！哈哈！火！”

他想着，而他又點燃一枝紙煙插着在他嘴裏。

他覺着他的心裏有一種麻煩的東西在搗他的亂，但是他找尋不出原因來。

這是一種不能夠忍耐的煩亂，他想得忍耐着，而他不能夠。

他不能夠再行思索了，而且不能夠坐了。

他站了起來，但是，站也不能夠減少了他的心裏的煩亂。

他走，而走和站着或坐着一樣不能減少他的煩亂。

煩亂得他焦躁而且氣忿。

而且焦躁得他煩亂。

而且氣忿得他煩亂。

他煩亂，焦躁而又氣忿。

而且煩亂，而且煩亂，而且煩亂。

他跳了起來。他叫了。

他跳而且叫，叫而且跳。

然而他找尋不出一點點煩亂的原因來。

他想得吃點東西了。然而，他又有什麼東西可吃呢。

他沒有這樣的舒服，預備些點心和點心一類的東西，不只他的經濟不允許他，而且他根本上就沒有這樣的心思。

那已經是夜半十二點鐘以後了。已經連叫賣的沒有了。

而且他的大門也被他的房主封鎖了，他又從那裏出得去呢。

他像一個囚犯而且又像一個瘋子，他不能夠跑出去，而他的行為失了常態了。

他掄起他的拳頭向空中打去，打得空氣唔唔的發響。

他用他的左手劈他的右臂，再用右手劈左臂。

他打着，劈着。他的身體發了熱，精神回醒來，其實，已經是空虛而軟弱的了。

他又點燃了一枝紙煙，十分用力的抽着。

他想睡，而他又不願意睡。

他快樂了，當他記憶起他的書架背後攔着的半瓶汾酒來的時候。

他沒有酒杯，他是用茶杯來代替的。